



在隱匿與揭露之間角力—— 《枯木開花——聖嚴法師傳》讀後

文字工作者

心互



枯木開花：聖嚴法師傳
施叔青著/時報文化/8908
ISBN 9571331767/平裝

法鼓山聖嚴法師的生平與事蹟，一般人並不陌生。在法鼓文化的多種出版物，在法師受訪而整理出的雜誌文章，乃至電視受訪談生平的種種機會裡，聖嚴法師都會或多或少、片片斷斷談過自己生命的歷程，其意不在立傳，而是從一些親身經歷的小故事，揭示其中耐人尋味的人生宗教哲理。

時報出版的《枯木開花——聖嚴法師傳》所不同於這些訪談者，是作者施叔青有意識地把這本書寫成聖嚴法師目前最完整的傳記。知名小說家、也是聖嚴法師皈依弟子的施叔青自言將聖嚴週邊的著述、行跡等龐雜互異的素材，「全部都揉進去，創造一個立體化的架構，點化、烘托傳主。」（7月27日《明日報》專訪施叔青）於是，施叔青自聖嚴法師閉關的美濃朝元寺始，遍訪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洛杉磯、紐約等地，「嘗試沿著聖嚴法師長年來的人間行腳，逐一重踏他足跡所經之處，尋訪各地的護法弟子，重溫法師弘法、指導禪修的歷程。」（《明日報》專訪）

爲了寫作此書，即使是寫過三十多部長短篇小說、多本散文、評論、對談、劇本、學術專論的施叔青，也「感受到空前繁重的工作量，除了走訪傳主身邊的人與事，光是閱讀法師幾十種不同題材的著作，就已是一項龐大的工程。然而，我絲毫不以爲苦。」

以出離之心，寫四世為人

不以爲苦的原因，除了作者深厚的寫作經驗，自是駕輕就熟，並以聖嚴法師精進不懈自勉，早晚打坐靜心、臨帖寫書法描畫佛像，以求心理狀態的定靜，保持「出離之心」寫作此書，難怪她說寫《枯木開花》是一種修行。由此，可以看出作者撰寫此書投入心力之深、願力之大。

也因為本書立意完整呈現聖嚴法師的人生行腳，聖嚴法師「四世爲人」的過程也益發顯得清楚而不尋常。從江蘇鄉下農家下田、除草、幫忙賣瓜、修堤岸、目睹日軍燒殺擄掠的「張志德」；而後在狼山出家，成了法號「常進」的小沙彌，四處趕經懺，日夜奔波，時常在「小和尚要跌下來啦」的呼聲中驚醒。又因時局動亂，還俗從軍，取伯夷、叔齊在商朝亡了之後，不吃周朝一顆米，寧可在首陽山採薇果腹，最後餓死的典故，改名爲「張採薇」。在十年軍旅生涯之後退伍，第二次在東初老人門下出家，法號「慧空聖嚴」，以此身分赴日本精研佛學，獲得立正大學博士學位，到美國弘法，乃至創建法鼓山，而爲家所喻、戶所曉。此三者都歸攝於聖嚴法師一人之身，成就了法師生命的特定階段。

當以聖嚴法師的身分，與張志德、常進昔日的生命情境相接時，往往也是聖嚴法師性情流露處。像是法師重回久違的江蘇狼山，拿起相機頻頻按下快門，「婆婆的淚眼使得鏡頭外的景色漸漸模糊了」。又如法師聽到大姊臨終前還念念不忘這位小兄弟，「法師兩眼不由自主的模糊了起來，又是酸淚連連」。又如法師回憶起母親臨終情景，「仍是泫然欲泣」。又如



張採薇赴北投拜訪妙然法師，告別時妙然送給每個人20元車資，「使他感動得噙淚欲滴」。

無一淚字，能令讀者愴然淚下，無一悲字，能令讀者心生悲戚，這在小說家施叔青不是難事。不知是否以「出離之心」寫作之故，加上這都是法師出世與入世交會的片刻，寫得太深有塵緣未了之慮，寫太淺又如槁木死灰，描摹深淺的分寸極難拿捏，以致描寫聖嚴法師情緒激動處，多以「淚眼婆娑」、「無限淒然」一筆帶過，不能不說是一種小小的遺憾。

小說家寫傳記的便與不便

這也就涉及小說家寫傳記的便與不便了。小說一字在英文是fiction，乃是虛構之意。就算小說家以現實為本，蒐集了再多的資料，那也是替小說家的想像力來服務，務使小說家筆下營造的世界能「逼真」、而至「亂真」。說到底，那還是個「虛」的世界。

傳記寫的是「實」，是要把某個人的生命軌跡儘可能「如實」呈現，容不得想像力造次，再怎麼天馬行空的小說家，也只得收起想像力的羽翼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蒐集資料。

但傳記要深入精彩，光資料詳實還不夠，作者也要有寫情寫景，如身親臨的本事。這就是小說家寫傳記的便利之處。除前述幾段外，信手翻來，精彩的片段躍然目前。以〈十年軍旅生涯〉一章為例：當時還是通訊兵張採薇的聖嚴法師陷入一種「信仰的危機」，急欲追索自己本來面目，陷入疑團之中，不得其解。

張採薇南下高雄，夜裡與基隆十方大覺寺的靈源老和尚同單。這位「累累贅贅、迷迷糊糊的」靈源老和尚，夜裡挺著大肚皮打坐，張採薇也只得陪坐。

坐了大半夜，張採薇再也忍不住，把心中的苦惱、修行的障礙，向老和尚訴說不絕。而靈源老和尚只是領首：「你可以問，你可以問…。還有嗎，你還有問題嗎？」

突然之間，老和尚伸出手掌，啪的一聲，打在床沿硬硬的床板上，這一掌力道很猛，整個統舖都震動了。

「你哪來這麼多問題？放下來，放下來，

學密、學禪、學淨土，學什麼？想成佛，又想上西方，又想開悟，這些東西都要放下。」

靈源老和尚一拍單逼拶，一聲有力的直接的大喝：「放下」來得正逢其時，這句機鋒適時地戳破張採薇滿心的疑團，機緣成熟，心被這麼一撥一點，滿腦子的妄想雜念統統逼進死巷，一網成擒，所有的掙扎煎熬，頃刻間消失殆盡。有如久居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，突然開了一條縫，智慧如閃光顯現，光景無限。

從張採薇滿腹疑團，由空而有，因緣集結，飽滿如露，到靈源和尚大力一拍一吼，幻化如電，復歸於空，照見光明，這段寫來一氣呵成，不禁令人拍案。

傳主與作者爭奪詮釋權

這類開悟奇境的敘述必定為信眾所傳誦，為一般讀者所樂道；讀者在閱讀宗教人物傳記時，恐怕也懷有些許期望，能讀到超乎自然的事蹟、神祕的體驗，即使是敘述玄奘法師生平的《大唐慈恩法師傳》也不乏難以解釋的神通片刻，藉此襯托取經之難，法師受護佑之深。但聖嚴法師對這類純屬個人體驗而難為科學解釋的部份頗為低調，施叔青轉述法師語：「你寫了我也不會承認！」

像聖嚴法師這樣「宣揚理性的佛教，去除迷信的部份」（鄭振煌）的佛教人物，自然寧可在個人神祕經驗與理性剖析之間劃下界線。而聖嚴法師的這句話也觸及寫傳記的一項不變的本質——不管傳主名聲大小、功業高低，傳記寫作是傳主與作者的角力，在隱匿與揭露之間爭奪詮釋的權力。

這項隱匿與揭露的角力也不因某本傳記的完成、出版而終止，《枯木開花》在聖嚴法師豐富的生命表層，凝結了薄薄的一層，作為一般讀者、信眾認知法師的媒介。這層媒介終有一日會像地殼應力改變一樣，因隱匿與揭露之間的拉扯而破裂，而眼前的這本傳記也將完成其階段任務，並成為孕育日後下一本聖嚴法師傳記的立足點與養分的來源。